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80

孔尚任

马清福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06
:90

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孔尚任

马清福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尚任/马清福著. -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9.1

(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)

ISBN 7-5313-2035-5

I. 孔… II. 马… III. ①孔尚任 (1648~1718) - 文学评论②古典戏剧 - 文学评论 - 中国 - 清代 IV. I20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5728 号

孔 尚 任

马清福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57 千字 印张: 3 1/2 插页: 2
印数: 1—8,000 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王维良

王 颖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035-5/I·1773

本册定价: 6.00 元 总定价 (全 100 册): 600.00 元



马清福 黑龙江省海伦县人，1935年生。195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现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主要著作有《马恩艺术美学五封信浅论》、《西方文艺理论基础》、《文艺控制论初探》、《八旗诗论》、《世界名作家的第一步》、《文坛佳秀》、《东北文学史》、《月之魂》等十余部，主编有《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》、《当代文艺观念嬗变》、《子不语丛书》、《中华魂文化丛书》、《五言丛书》、《中国神仙传》等。发表《爱新觉罗·玄烨的诗文理论》等论文一百余篇。

目 录

引 言/1

- 一、石门山学子 孔门的后人/2
- 二、康熙的青睐 国子监博士/11
- 三、淮扬治海口 采访明遗民/20
- 四、集金石书画 小忽雷传奇/30
- 五、一曲桃花扇 用尽一生心/42
- 六、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/52
- 七、历史的悲剧 艺术的矛盾/64
- 八、罢官归故里 著书终余年/74
- 九、终生多撰述 著作堪等身/84
- 十、生前身后事 任世人评论/95

引 言

说起中国的古典悲剧,谁人不知《桃花扇》!说到伟大的剧作家,哪个不晓孔尚任!《桃花扇》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佳,不愧为中华曲苑里的一支奇葩;孔尚任永载艺术史册,不愧为名垂千古的艺坛巨子。孔尚任虽然生活于清代,但却不只属于清代,而是属于世世代代;孔尚任虽然诞生在中国,但却不只属于中国,而是属于整个世界。这就是艺术的审美价值,这就是艺术的永久魅力。这种价值和魅力,犹如艺术星河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,永远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辉。

一、石门山学子 孔门的后人

清朝顺治(爱新觉罗·福临的年号)五年(1648)的九月十七日,一个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,在山东曲阜县(今曲阜市)一户孔氏的家里呱呱坠地。他就是儒家的后裔、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孔尚任。

孔尚任,字季重,又字聘之,号东塘,别号岸堂,自称云亭山人。

别号“岸堂”,起源于清代学者王士禛的题字。孔尚任被任为国子监博士之后,曾随孙在丰出使淮扬海口,回京后住在海波巷,王士禛曾为这里的堂室题了“岸堂”二字,从而得了别号“岸堂”。孔尚任作《燕台杂兴三十首》之第十首,有“一架藤萝是岸堂”之句。句下自注说:“予出使海口,著《湖海集》,每有漂泊之感。还京后,又寓海波巷,心窃厌之。阮亭先生为题‘岸堂’。”阮亭,即王士禛。“岸堂”,即海岸堂屋的意思。自称的“云亭山人”,与孔尚任曾居住在云山有关。据孔尚任的《出山异数记》记载,他少时曾读书于石门山,石门山古称云山。自称的“云亭”,可能是云山之亭的意思。不是住在海边,就是住在山亭,颇有远离世俗之韵

味。

孔尚任出身圣门，自幼受到很好的影响。

曾祖父孔宏谟，明时曾任商河县训导、咸阳县教谕和太平府教授，为人淳厚，厌弃佻巧。祖父孔闻讷，一辈子没有做官，笃志好学，闭门著书，“年六十，足不入城市”（《阙里文献考》）。父亲孔贞璠，为了侍奉双亲不去做官，博学多才，崇尚气节，仰慕古代豪杰朱家、郭解的为人。孔尚任在先辈的教育下，自幼便养成了仁义的品格。

据说，有一次他家的邻居把母猪卖给了别人，那母猪刚刚生下小猪崽儿。买主来抓母猪的时候，小猪崽儿正在吃母猪的奶。母猪不住地回头看那些小猪，小猪嘴含着母猪的奶头不忍离开。邻居为了早点把买主打发走，就打起母猪来。幼小的孔尚任看到这种情景，禁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手里拿着的枣和梨子都掉在了地上。这时候，邻居忙把枣和梨子从地上捡了起来，交到他的手上。他的父亲抚摩着他的肩膀，对旁边的人说“此儿成，于天下必有济”（《兖州府志续编》），意思是：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了，必然对天下有利。

孔尚任诞生的年代，满族统治者已经定鼎中原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明朝已经灭亡。小尚任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爱新觉罗·福临已经坐了五年皇帝。爱新觉罗·福临，就是顺治皇帝，他在位仅仅十七年，就于1661年驾崩了，当时才只有二十三岁。接着，就到了康熙盛世。康熙皇帝爱新觉

罗·玄烨,是一位武功与文治兼备的皇帝。他亲政以后,罢黜了鳌拜,平定了三藩,反击了帝俄,收复了台湾,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分出大部分精力进行文化建设。他提倡理学,开设博学鸿词科,设立明史馆,编纂《全唐诗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。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,自然需要大量的人才。为了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,清代继续采用明代科举考试的办法,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。

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,顺治驾崩的时候,他已是十三岁了。从他十四岁那年起,圣祖康熙就当上了皇帝。由此可知,孔尚任的青少年时代,正是国家走上盛世的时代。孔尚任出身圣门,又赶上了盛世,赶上了知识分子竞修举子业时代,把通过科举取仕当成自己的前途,是很自然的。按说,这位圣人的后裔,不仅有着浓厚的儒家血统,而且还饱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,再加上自幼的聪慧,考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,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然而事实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,这位出身于圣门的读书人,在科举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。

据《兖州府志续编》记载,孔尚任“弱冠即以道统为己任,然不废举子业,欲得其位而行夫道”。由此可知,孔尚任修举子业,是为了升官,是想通过升官而实行儒家的道统。从方志等史料来看,十九岁以前,孔尚任只是在家塾里学习。一直到二十岁那年,他才参加了童子试,并因此进学而为



孔尚任画像
中国历史博物馆藏

诸生。如果说这也算是科举的一个等级的话,那也只能是一个最低的等级。因为科举考试,分县、州、府以及最高的殿试等,考中的学者通称生员,包括增生、附生、廪生、例生、监生等。经童子试考中的,只是县学里的一个生员,离着升官还差得很远呢!孔尚任在《出山异数记》中所说的“任以鲁诸生”,在《与丁飞涛先生》中所说的“仆甫弱冠,在诸生班”,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
从县学的诸生起,又经过了十年,一直到三十一岁的时候,孔尚任才参加了康熙十七年(1678)的乡试。可惜的是,这次乡试他并没有考中。这对孔尚任来说,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这不仅因为乡试才是真正的科举考试,而且还因为,在这前后,他的同乡里已有很多人考中了举人、进士。例如,同乡颜光敏,康熙二年应山东乡试考中举人,康熙六年又中了进士,做了国史院的中书舍人,接着于康熙八年又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;族兄孔尚竑康熙十一年膺选拔,秋季参加山东乡试,考中了举人。这些人,论头脑不比孔尚任聪明,论年龄前后都差不多。可是他们都考中了,而自己却没有考中,这使他一时对于科举仕途失去了信心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他才产生了进山隐居的打算。

带着进山隐居的打算,孔尚任于落第当年(康熙十七年)的九月十二日,游历了石门山。石门山在曲阜县城东北五十里远的地方,又名龙门山,山上有石门寺。同游者,有他的兄弟孔尚倬(一作孔

尚侃)、孔尚恪,即游记中所说的莓垣和敬思二人。孔尚任在《游石门山记》中记载这次游历的情况说:“石门山一拳石,具五岳之威仪,令游者目不给景,足不给目,宜作五岳观,斯奇幻无伦矣。然去鲁城不半百,鲁人世无问津者,乃知渔人有言,桃源不在天上,何至迷旧路哉!余与莓垣、敬思人山,在戊午重阳后三日。凭陵俯谷,极生平之快游,觉兄弟位上,又添一石门。”

从这段记载可知,孔尚任和他的两个兄弟,是把石门山看成了地上的世外桃源,看成了人间奇幻无比的地方,看成是与五岳一样的圣山。正因为孔尚任把石门山看成为圣山,所以他才选中了山上胜涵峰的阴面,打算在那里结盖草房三间,作为隐居读书的地方。据孔尚任后来在《出山异数记》中的描述来看,石门山古代的时候叫云山,因为山上有石门,才改成了石门山。山上多洞壑、清泉和佳木,幽深而又静穆,适于隐居。相传,古时候的晨门吏就曾隐居在这里。唐代的时候,鲁诸生张叔明也曾在这里卜宅隐居。

选好了地方,结好了草庐,康熙十八年(1679),三十二岁的孔尚任就一个人来到这座山上,开始了隐居读书的生活。进了胜涵峰阴的草庐,是否就是想在这青灯黄卷之下了此一生了呢?事实证明,孔尚任并不是一个甘心寂寞的人。进山隐居,不过是他考试落第后的一时之举而已。他的身虽然进了山,可是他的心却仍然没有忘记

功名；考试这条道不通了，他还想通过另外的道路走上仕途。有没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呢？另外的道路是有的，那就是捐纳。

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年间，正是朝廷平定云、贵三藩的时候。为了筹集军饷，解决军队之急需，朝廷采取了捐纳进级的政策，也就是拿了钱物就可以升级可以做官的方法。例如：捐助了粮草，现任的官员可以记录加级；现在的进士、举人、贡生出任之日可以记录加级，生员准其入监读书；文武进士、举人、贡生、监生等，可以照应得之缺先用；候补文官知州知县，武官守备，准其先用；降级调用的文武官员，可以复还原官录用……。孔尚任符合“生员准其入监读书”这一条，所以他就在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通过捐纳做了国子监生。这就是所谓的例监，亦称捐监。虽然这个例监不经保举不能升转正途（当时的定例），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个保举的机会。从此以后，孔尚任一直等待着得到保举的一天。

孔尚任也知道，这个捐来的监生是不怎么光彩的，但是趋于功名，他还是那样做了。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。在与友人颜光敏的信中，他一会儿说，自己似乎是与世隔绝之人，虽然不及扁舟渔父，但也像是深山里棋盘旁的“烂柯人”（忘记了世事）；一会儿又说，自己的近况“支离可笑，尽典负郭田，纳一国子监生，倒行逆施，不足为外人道”；一会儿说，邹鲁乃圣贤之乡，必于此处大有斡旋，

才“不负今日苍生之望”；一会儿又说，自己似乎是一个“放废人”，好像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。其实，他的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心里话，不过是说给他人听听而已。例如，通过捐纳以升级升官，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道路，很多人都那样做，是没有什么人笑话的。孔尚任只不过是捐了一个监生，而且不经保举还不能升转，既算不上什么可笑，更不是什么“倒行逆施”。这一点，孔尚任心里也是明白的。很明显，他是怕别人有如此的看法，才这样说的，这样说，只是为了给别人听，以此自我解脱而已。

孔尚任虽然说自己“放废人”，但是他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。事实上，就在他给友人颜光敏写信的当年，也就是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他不仅在石门山读书，而且还与颜光敏一起，开始了采集曲阜一带民间谚语的工作。他虽然嘴上说这不过是“小道”，可在实际上却做得那么认真。这一年的年底，他在给颜光敏的信中说：“《鲁颜》尚未成集，虽小道必有可观。且当六月酷暑之夕，红炬两行，洒汗如雨，亲家赤体秉笔，弟挥扇充副座，漏下三更，采风于臧获仆役之人，亦阙里之胜事也。”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，在采风这件事情上，他与颜光敏两个人，都是不辞劳苦的。

康熙二十一年的秋天，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的邀请，出山帮助料理丧事。孔毓圻，字钟在（又字翊宸），号兰堂，康熙六年袭封衍圣公。康熙

二十一年的秋天，他的妻子张氏夫人去世，所以才请孔尚任下山帮助治丧。第二年的春天，衍圣公又请孔尚任下山撰修《孔子世家谱》和《阙里志》，同时请他训练礼生和乐舞生，兼造礼乐祭器。

《孔子世家谱》的跋文，记载了孔尚任修谱的情况：“开修于壬戌之秋，竣事于癸亥之冬。用度浩繁，实愧厥心。但其间名字之舛谬，支派之错讹，事迹之纷纭，官爵、里居、生卒之变迁，册籍互有参差，人数每多增减。改之又改，定未敢定，凡历两寒暑，无时不在书策丛杂、辨议喧聒之中，穷日订讨，待旦思维，心身耳目，殆有不能分给者矣。始而得其梗概，再而详其支委，又不知几易笔墨，而今始有成书。噫，难矣哉。”孔尚任在跋文里要说这些话，是因为“族众知用度之浩繁，而不知裒辑之维艰；知裒辑之维艰，而不知谋虑之深远”。

训练礼生和乐舞生，是教给孔门子弟以礼乐。衍圣公孔毓圻选择了家族中七百多名优秀子弟，交给孔尚任训练。孔尚任一边训练这些子弟，一方面还采访当地一些有名的工师，制造礼乐祭器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的秋天，训练礼乐生的工作结束了。制造礼乐祭器也已完工。孔氏家族一万多人举行了祭祖的仪式。祭礼之后，孔尚任正准备回石门山，这时候，正巧康熙南巡回来途经曲阜，准备在曲阜祭孔。为此，衍圣公又把孔尚任留下来，让他帮助料理祭事。就这样，孔尚任没有回石门山，而且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。

二、康熙的青睐 国子监博士

在平定“三藩”那个朝廷急需钱物的时刻(康熙二十年),花钱捐个监生是算不得什么的。实际上,就是在一般的年代里,也是可以花钱进国子监的。《大清康熙会典》里就曾记载说:“康熙七年,生员纳银二百两或米六百石,亦可送监读书。”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年捐纳为国子监生,具备了监生的资格。有这个资格,和没有这个资格,是大不一样的。虽然这个资格,不经保举不准升转正途,但是一遇机会得到保举,就可以与考上的监生一样晋级,一样升官。这次康熙来到曲阜,给孔尚任带来了升迁的机会。

康熙南巡,归途到曲阜祭孔,表现着多重的意思:或是表示对于儒家礼乐的重视,或是表示向汉文化学习的决心,或是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尊崇,最终无非是要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,达到其以汉文化统治整个华夏的目的。孔尚任,就是在这次康熙祭孔的活动中显露头角,并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生的。

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这天,皇帝的圣

驾来到山东费县。在这里，皇帝谕告内阁等衙门说：“阙里(孔子故里)系圣人之地，秉礼之乡。朕幸鲁地，致祭先师，特阐扬圣教，鼓舞儒学。祀典告成，讲明经书文义，穷究心传，符合大典。应行事宜，内阁各部院等衙门会同议奏。”这条谕令，既说明了曲阜祭孔的目的，又布置了祭孔之后要讲解经书经义的任务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康熙还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和侍读学士朱玛泰先来到曲阜，与衍圣公一起研究落实的方案。经研究，决定从孔府子弟中选出两名优秀者，到时候给皇帝讲解经义。应这个决定，衍圣公孔毓圻就推举了监生孔尚任、举人孔尚钤两人。

孔尚任来到衍圣公东书堂，见到了常书和朱玛泰两位大人，和山东巡抚张公鹏、衍圣公孔毓圻。两位大人向他宣读了圣谕，给他布置了讲经的任务。任务是先写好进讲经书的讲义，在祭孔的典礼之后再向皇帝进讲。他对两位大人和巡抚及衍圣公说：“任以藐小儒生，选侍经筵，虽惧陨越，然分不敢辞。”意思是：我是一个藐小的儒生，本来不能胜此大任，但是对于皇帝的命意，自己是不敢推辞的。两位大人和衍圣公听后，都很高兴。接着，孔尚任就问两位大人，具体要进讲什么经书。这时候，常书就拿出两个黄封，打开一看才知道，是要进讲《大学》圣经的首节和《易经》里“系辞”的首节。

两位大人当场要求撰写讲义。于是摆上了桌